

多丽的秋天

鱼丽

秋风渐起的时候,大华路上会有梧桐落叶,金黄色的慢慢铺陈起来,像颜文梁油画里的那种暖色,很密,很软,软和的踩上去,有些让人心里踏实。

买来的杜鹃花与太阳花,不到一周即谢了。没有花的日子,再浓的闲情也显得枯淡。旧花才谢,新花即添。靠阳台的地方,一盆兰草,一盆文竹,养得清绿碧爽,一撇一捺,有一股清新不迫的韵味,它们的文风,倒是简单安适的。

已是寒露时节,在感觉上,不由蒙上了一抹冷色。给母亲发短信,告知她需及时添衣。天也确实有些冷了,夏衣全都收藏起来,即使穿过膝裙装,也必得加一条较厚实些的丝袜,以免腿部受凉。铺盖也全都换掉。早晚都有些冷了,窗外吹来的风,有着冷冷的秋意。

午后去吴慧娟老师家,坐836,在徐家汇下。原可再转一路车,坐二三站即至。看时间尚早,就从太平路慢慢踱步过去。衡山路、康平路这里,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。那时是夏天,颜色是新绿纷呈,现在的色彩是沉郁的。湖南路上,隔离出来的一个院落公寓楼房,有岁月沧桑感。楼上露台晾晒的几件旧衣衫,在微风中晃悠。老房子都是有魂的,给人灵魂安静的归属感。

和吴老师一边品火龙果,一边谈些学界琐事。吴老师为上海大学教授,是研究李清照词专家,声音柔软滑糯。她叙及少年情事,说就学时,她崇拜沈祖芬先生,一心要在词学上有所成就。看吴老师室内,几大排书柜,以及深藏在角落里的书,案几处,又堆垛有几许。密密匝匝排满书柜的,全是词学类研究图书。吴老师寄托词学,不是流连光景。多年过去,她已成为一个鲜霞风致的女词家。她成家晚,其中没有香艳的故事,只有追摹大家的古艳情怀,以及秋风明月下的些许清雅文思。她几十年如一日,以清冷优雅的姿态,将世俗的喧嚣婉拒门外,让人敬重。我喜欢她那犹如秋菊般淡雅的性情,有的学者自视甚高,不屑于常人亲近。吴老师没有这毛病,得人喜欢。她历数旧事的来龙去脉,有着纷繁缭绕的思绪,我一直存在心里,闲暇的时候,会拿出来品一品。

吴慧娟老师将她编的《菩萨蛮》《李清照词集》(导读)等书相赠。回来翻阅,书里那才情洋溢的文采,隐藏着她对词学的千朵向往,也能感觉她作为女词家疏朗的魅力。

我很喜欢李清照的《多丽》(咏白菊),吴老师送我的书里,正好收有这首词:



汪洋 张成林 摄

小楼寒,夜长帘幕低垂。恨萧萧、无情风雨,夜来揉损琼肌。也不似、贵妃醉脸,也不似、孙寿愁眉。韩令偷香,徐娘傅粉,莫将比拟未新奇。细看取,屈平陶令,风韵正相宜。微风起,清芬酝藉,不减荼蘼。渐秋阑、雪清玉瘦,向人无限依依。似愁凝、汉皋解佩;似泪洒、纨扇题诗。朗月清风,浓烟暗雨,天教憔悴度芳姿。纵爱惜,不知从此,留得几多时。人情好,何须更忆,泽畔东篱!

好一幅清芬酝藉的淡彩仕女图,白菊小楼,宛然是她的心安适所。——不由想起曾去过的漱玉泉:章丘的秋天,景象多丽如斯,朗月清风,浓烟淡柳,中间有一股清气贯通流行。泉水清幽动人,涌出数不清的水泡,缓缓浮上水面,似珍珠滚动,红鲤游弋其间。因为游踪匆匆,没有细赏,那院落里,应杂有她词作中所咏的江梅、桂花、菊花。时人向以桂花拟李,其实词人写菊之暗香,也自清芬可爱。她的《多丽》一词,就简约明晰,是用女性的细腻感受,加上了一个理性的坚硬质地。多丽多丽,我不由得多读了几遍,眼前似有一片素白出现。

周日无事,临白石老人的菊花,画完后,心正自欢喜,却又画蛇添足,添上了些许红色,后来发觉颜色过于迂滞,还是白,更好些,如那红楼女子探春室内,总会插着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,更显清爽。其实,我对菊花并不算太多喜欢,全是因为父亲,才渐渐对它有了更多的关注。到了秋天,晚风轻吹,寒凉顿起,总要捧一盆菊花回来,自不是什么名贵品种,但这花是星星点点的意思,使屋里清雅许多,也使室内的季节,有了细节的渐变。

父亲晚年时,曾喜植各种菊花。教工之家的院落里,桂花树下,我一边与父亲叙闲话,一边细细观赏园内的菊花,有的已漫过窗头,自成一派风景。这是一份细活,全是他闲暇时分手栽的。父亲心中,一定暗藏

有千朵秋菊,也曾绽开于许多细微的地方,其中的意思,实在回味不尽。然而我年少不更事,没有留意。多年过去,那饱满的场景,宛若旧时什物,在岁月的浸泡下,呈现出类似包浆一样的光泽,烂漫和重。

微物总有隽永之味。

古人中,咏菊者以陶渊明胜出;《古诗十九首》里,“馨香盈怀袖,路远莫致之”,咏菊也极是有味……古人谈菊花,尤其像陶渊明那样儿的,更多是谈心境,隐喻人生。唐寅也谈,才子笔墨,吐幽情怀是有了,但文字内敛霜意,没有了那让人追想的狂放不羁。怀想古人的咏菊情怀,亦如怀想父亲。

这种怀想无边无形,是素白色的。

金风细细时节,去共青森林公园看菊花展,一派繁花锦绣,是最美的秋意。风吹过,一阵清雅的芳香袭来,像琴弦上的最后几个余音,渐渐地淡了下去。再一阵风吹过,有一种沙啦沙啦的声音,让人的感触也有些沙啦沙啦的。

细算浮生,已是中年,如此想来,不免也是,“秋已尽,日犹长。仲宣怀远更凄凉。不如随分尊前醉,莫负东篱菊蕊黄”。只是不知今日的秋思,明年会落至谁家?远远看着那些赏菊的人,自己却是融不进这一团热闹里。走在回家的路上,路边的梧桐树叶已经快落光了,只有油画般的色彩,淡淡地涂抹着这天色,是掌灯的时候了。

月光

张淑清

历朝历代文人墨客对月光的描写精彩纷呈,唐代张仲素就有诗云:“丁丁漏水夜何长,漫漫轻云露月光。秋逼暗虫通夕响,征衣未寄莫飞霜。”其实我甚爱村庄的月光,小时候体弱多病,每逢冬季感冒是逃不掉的,母亲背着我去五里地外的大夫那寻医问药。期间要经过一片乱坟岗,西风呼啸,撕扯着树叶沙沙响,我紧紧贴在母亲的背上,心砰砰狂跳,母亲安慰我,“别怕,有月光的夜晚,什么也不敢出来。”母亲加快了脚步,踩着安静的月光穿过了那片坟地。回来的路上,依旧有月光照耀就不再恐惧。

我就读的中学距离村子十里路,抄山路走能近一些,为了安心读书,选择在校住宿,每周六回去拿下周的学杂费。冬日日照短,下午四点半太阳就落在山坳了,我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朝家赶,途中可以摘树上的核桃榛子吃,听雀子叽叽喳喳唱个不停,累了坐在灰褐色的石头上歇息,闻着泥土草木的香气,胸头的烦忧一扫而光。

走着走着,一弯象牙月泊在天际,伸手可及的样子,蓝蓝的苍穹能映出人的影子。星星密密匝匝挂在幕布上,霜露嘀嗒嘀嗒落下来,母亲做的老布鞋被露珠浸湿了,也不觉得冷,迈向村庄的步伐越发加快。拐过一座又一座山垭,终于听到了鸡鸣狗吠的声音,月光也展开宽广的怀抱簇拥着我,靠近村庄的渡口,一个身影被月光抻得很长,不必问就知道是母亲。那些年的月光美得令人陶醉,已经在生命中根深蒂固。

春夏季节,月光泼辣,和风一起摇曳着大地上的一切。谷物冉冉拔节,月光朗照,生产队没解体时,大片的果园包围着村庄,躲过看园人的视线,借助月光钻进果树林,撸一兜青果撒腿就跑,聚拢在河边消灭青苹果,酸涩的果子硬是吃出杀猪菜的香。

柳儿河的月色精致如画,尾随在邻家二姐的身后,窥探她与放电影的小郭约会。他们在月光婆娑的树下,卿卿我我,时不时发出咯咯咯的笑声。月光像一位虚怀若谷的哲人,包容着世间万物,二姐发现我,为了不让她爹了解内幕,塞给我几块花花绿绿的水果糖,嘱咐我不要说出去。二姐后来嫁到了更深的大山里,与小郭擦肩而过。那一地温馨的月光却一直卧在我的心房。

离开村庄在外地求学,直至结婚成家,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思想中泛滥,异乡如何繁华,也难抵游子一颗思乡的心。住在抽屉般的楼房中,那种白昼被拉开,夜里被合上的孤独,怎么也掩饰不了对村庄的眷念。尤其是八月十五祭祀月神。在摩天大楼之间,居然找不到月光,偶尔升起的一轮月亮,也像病态的林妹妹,羸弱憔悴。于是,和夫带上水果糕点,香烛骑摩托车回乡下老宅,仪式感很强烈地祭祀明月。恰恰故乡的月,圆如玉盘,蛐蛐的歌声此起彼伏,沉浸在如此曼妙的月色里,不仅想起阿炳的《二泉映月》,想起张九龄的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。

在世上跋涉久了,灵魂深处便住进了村庄的月光,无论海角天涯,不管做什么工作,凭着心中那抹瑰丽的月光,也会像一棵树一样伫立在大地之上。

